

考察探险·游记见闻



我站在北极点上

—— 北极探险

(日) 植村直己 著
朱金和 编译



考察探险·游记见闻



我站在北极点上

北极探险

新蕾出版社

我站在北极点上

——北极探险

(日) 植村直己 著

朱金和 编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168毫米 1/32 印张2.5 字数35,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700

统一书号：R12213·2 定价：0.25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作者植村直己，独身一人乘坐狗拉雪橇，探险北极。一路上，艰险接踵而来：严寒的天气，黑夜白熊的袭击，帐篷边的冰裂，冰山的奔涌冲撞……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但作者记述他生活在爱斯基摩人部落时，如何吞食带血生肉，如何初次驾驭狗拉雪橇出洋相……等等奇趣横生的故事，读后又令人捧腹大笑。作者在书里还写进了他亲眼目睹的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情习俗，和一些有关北冰洋的自然知识。对具有浓烈探险兴趣和求知欲的少年朋友，这是一部颇有吸引力的读物。

出色的探险家植村直己

周 正

少年朋友们，你听到过植村直己这个名字吗？这可是在当代探险史上闪光的名字啊！

年仅三十八岁的植村直己，从事登山探险活动已有二十年，是个声威赫赫的探险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英国首都伦敦市政大厅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授奖仪式：美国女大学生、“国际体育运动巴拉奖”的获得者卡西·米拉，将一顶纯金桂冠，戴在了日本人植村直己的头上。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植村，荣获了一九七八年度“国际体育运动巴拉奖”。瞧，他那黑红的圆脸上，滚动着晶莹的泪珠。

“国际体育运动巴拉奖”，也叫“国际体育勇敢者奖”，获奖者，必须是从全世界众多的优秀运动员中评选出来的最勇敢的人。不分种族和国籍，每年只选一人。难怪人们把这一大奖称誉为“世界体育运动事业上的诺贝尔

奖”。

获得国际体育勇敢奖，植村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勇敢和能力，是长期磨练得来的。植村做中学生时，也就是跟少年朋友们年岁相当的时候，就喜欢体育活动，尤其是登山，他常常出没于山野丛林、沟壑激流间。在北极探险之前，植村对国际登山运动，就已经做出了惊人的贡献。他在一九六〇年升入东京明治大学后，就在节假日里，攀登了包括富士山在内的日本所有的著名山峰。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植村更是先后登上了包括地球上的最高点——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公尺的珠穆朗玛峰在内的世界五大洲的最高峰。其中有欧洲的两个最高峰——蒙·勃朗峰和厄尔布鲁士山峰，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峰，北美的最高峰——马金力山峰，南美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峰等。在攀登这些山峰时，除了珠穆朗玛峰和厄尔布鲁士峰以外，其余山峰，都是他一个人单独攀登的，而且都获得了成功。

作为登山运动员，植村的技术是很全面的，他不仅是珠峰这样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的攀登胜利者，而且还是那难于攀登而闻名全世界的马达霍隆峰等三大冰壁的征服者。也就是说，植村不仅能登高山，还是一位技术熟练的攀登陡崖峭壁的高手。

此外，登山家植村，还独自一人进行了一次水上探

险。他在亚马孙河的上游，用农家做房檩用的圆木，扎成了一个木筏，用宽大的棕榈叶子，在筏上搭了可以栖身的窝棚，然后，沿河而下。河面上波涛滚滚，木筏随波逐流，岸边的香蕉，河里的鲜鱼，都是美味食品，植村倒也悠然自得。但没有想到，多变的天气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淋漓。有一次，风狂雨骤，窝棚、煤油炉等等，一下子都吹到河里，打了两个旋转，随着暴涨的河水，转眼钻进了漩涡里。植村直己淋了个“落汤鸡”！举目望去，天水相接；俯视脚下，筏子上一无所有，这以后的日子如何打发呢？他只能靠生吃钓上来的活鱼充饥，渴了就喝那混浊的河水。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亚马孙河流域的蚊子，一团一团的嗡嗡嗡叫着扑过来，个头特别大，嘴巴又长，隔着衣服都能叮人，常常钻到人的耳朵、鼻子里去，甚至一打呵欠，竟会一下子钻到嘴里去！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在这荒无人烟的亚马孙河上，正是强盗做案的好处所。说来有趣，这里的强盗竟是驾着窄窄的独木舟抢劫，一有大的摇晃，会马上船底朝天，而植村的木筏，倒十分安稳，所以，强盗袭击的时候，植村手持大棒，稳站筏头，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雄姿，大概强盗看透了植村“一贫如洗”，没什么“油水”吧，还是对摆出拼命架势的植村有些畏惧了呢，反正那围拢来的几只独木舟，相持了没有多久，便悄然闪出一条通道，放植村的筏子向滔滔

的下游漂去。植村又经历了一场虚惊。就是这样，在世界第一大河上，整整漂流了六十个日日夜夜，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终点——亚马孙河的入海口。植村豪气满怀地说：“在满天星斗的夜色里航行，是饶有风味的，我享受了这种乐趣。”

本领高超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植村还具备许多可贵的素质。这位当代著名的探险家，虽然早已名扬四海，但他总是保持着踏实的探险作风，对自己要求严格，二十年如一日地艰苦锻炼身体和意志。植村为了实现只身踏上北极点的壮举，他曾经在日本国土上，作了一次艰苦卓绝的模拟探险旅行。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日，他从最北端宗谷海峡的岸边，步行三千公里，到达最南端的城市鹿儿岛。

他的行装极为简单：一套运动绒线衣裤，一双球鞋，两双袜子，一条毛巾和很少的一点钱，便踏上了征途。一边走路一边读《英语会话读本》，这是为了他去南、北两极探险时，能够用英语与当地人员交谈。

在长途旅行中，他被未来的北极探险所鼓舞，刻苦磨练自己，每天步行竟达四、五十公里。征途上，他不顾刮风下雨，不顾烈日烘烤，不避坎坷泥泞，天一亮就上路，夜幕降临了，才收住脚步，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宿营地，好几次竟然露宿在农家的干草垛里。就这么一天天地

从黎明走到日落，用一身身的汗水迎朝晖、送落霞，有时甚至连脸都顾不上洗，在人们心目中，这该是不堪其苦的吧，可是植村倒觉得乐在其中。由于连续多日的艰苦行军，他的衣服又脏又破，以致在抵达札幌市的时候，竟被警察误认为是小偷，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了好一番盘问。但是，意志坚强的植村，依然边走路边学习外国语，终于在启程后的第五十二天，从北到南徒步旅行了全日本，到达了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自然，在这里探险家受到了当地青少年们的热烈欢迎。植村锻炼了身体，磨砺了意志，从而增强了他独自一人前往北极探险的信心和决心。

少年朋友们，你们知道，植村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不论气象、地理，还是有关动物、植物和矿物学，他都有很丰富的知识。一九七六年六月，应我国政府邀请，他来到北京，我有幸听了他那动人的北极探险报告，看了他拍摄的电影片和幻灯片，又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不仅他的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他知识的博大精深，也使我至今难忘。

植村已是五部探险书籍的作者了。他著的《珠穆朗玛峰登顶记》、《亚马孙河六千公里漂流记》等书，都曾经轰动一时。现在，新蕾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我站在北极点上——北极探险》一书，是植村征服北极归来后的新作，本书写的是真人真事，感情真实，读来扣人心弦。植村的

文笔流畅、知识丰富，也给这部探险名著，频添了吸引读者的魅力。好了，不用我罗嗦，少年朋友们读完这本书，一定会和这位当代探险家熟识起来的。

目 录

出色的探险家植村直己 周 正(1)

生活在爱斯基摩人部落.....(1)

生活在地球最北端的人们(1)

“广播体操”的妙用.....(3)

生肉的考验(5)

猎鲸(9)

伊奴德苏阿老人的谈话(13)

射海鸥(14)

猎海豹(17)

第一次乘狗拉雪橇.....(22)

第一次驾驭狗拉雪橇(24)

我站在北极点上.....(31)

生活在爱斯基摩人部落

征服北极是我多年的夙志，并且我要独身一人乘狗拉雪橇踏上北极点。为此，早在一九七一年我就曾在日本国土上做过由北到南的模拟旅行。现在，真的开始实施我的探险计划了，必须先要找到一个能够锻炼自己适应北极生活的场所。什么地方是理想的去处呢？自然，要到地球最北端的地方去找。

生活在地球最北端的人们

居住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分布在北极海沿岸的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等地。这些爱斯基摩人有的以主要食物命名，有的就用住处命名。比如驯鹿爱斯基摩、波拉爱斯基摩等。我要从这么多的部落中挑选一个，作为我适应极地生活的锻炼场所。

去西伯利亚行不行呢？它属于苏联领土，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要找到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狗拉雪橇的爱斯基摩部落，也不那么容易。就算找到了，是否能获准在那儿生活呢？心里也没底。而阿拉斯加或者加拿大的爱斯基摩



人，可以说已经文明开化。阿拉斯加首府安科雷季周围的爱斯基摩人，生活水准甚至比日本人还要高。虽然白令海峡沿岸住有一部分使用狗拉雪橇的爱斯基摩部落，但这种狗拉雪橇完全是赚钱的活广告，仅仅供旅游者观光罢了。我的目的是要学习使用狗拉雪橇的技术，不用说，这种地方很不适宜。加拿大爱斯基摩人常常与“雪屋”同时出现在照片中，可是那种雪屋并不是为了居住才修建的，而是一种专让人拍照的道具。

我为了找一个适合锻炼的场所，虽然四下打听，但总是没个结果，当我正要放弃这个计划时，却得到了一个喜信儿。据说有一个原始的爱斯基摩部落，约有六百人左右，群居在格陵兰最北端。他们与世隔绝，和生活在格陵兰南部已步入文明世界的爱斯基摩人大不相同。他们过着狩猎生活，冬天驾着狗拉雪橇，手持鱼叉，追逐海象。他们被称做波拉爱斯基摩，住在格陵兰的图勒地区。这个图勒比南极的昭和基地^①还要更接近极点，对我来说，不仅能进行狗拉雪橇训练，而且还能适应极地生

① 日本建立在南极的科学考察站。

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最理想不过的地点了。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去图勒地区的一个部落——希奥拉巴鲁克，因为它是地球上最北端的一个爱斯基摩人部落，离北极点只有三千公里。

“广播体操”的妙用

我搭乘丹麦政府的给养船，来到希奥拉巴鲁克。

船开始卸货了。

爱斯基摩人背着一袋一袋的给养品，吃力地走上浮船，岸边货物堆积成的小山，眼看着在渐渐增高。我正愁没法接近爱斯基摩人，现在机会来了，我当然不会放过。说不定在背货物的过程中能与他们结识。我走过狭窄的跳板，跳上了浮船。

这里的爱斯基摩人，与其说他们象中国人，倒不如说更象日本人。他们身材矮小，多半在一米六十公分上下。就从圆脸、黑头发、黄皮肤这些特征来看，说他们是日本人，也未尝不可。我在日本人当中算是小个儿，可是他们扛起东西来还不如我。肩上仅仅扛了三十公斤的东西，年轻人就在跳板上摇摇晃晃。后来我才知道，爱斯基摩人没有扛东西的习惯。他们在极地常年过着狩猎生活，因为要发现猎物，所以视觉、听觉、嗅觉特别灵敏，然而却用不着自己扛运东西。而我出生在山区，手提肩扛是家常便饭。

三十公斤的东西，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让爱斯基摩人放两袋在我肩上，并且快步通过那块随着波浪在摇晃的三十公分宽的跳板。

年轻人见到这情景，产生了一种争强好胜心理。其中一个，鼓足勇气也扛了两袋走过了跳板，可是一上岸，便把肩上的煤袋甩了出去，自己也摔了一个跟头。我大声笑了起来，他也搔搔头笑出声来。事情没做成，便搔搔头，这个动作跟日本人一模一样。

女人脚穿直到膝盖的长靴，她们两个人一组，用一根棍棒抬着一袋货物，就象抬筐一样。我后来也参加了她们的行列。跟我组成一对的是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我尽量把货物朝自己这边挪，以便减轻她的负担。

第一次卸货完毕后，浮船靠向大船。这当儿，爱斯基摩人朝我投过好奇的目光。我决定马上跟他们攀谈。自然是连说带比划，可是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小孩也一样。我向他们挨近一步，小孩就后退一步。我伸出手去，可是



孩子们却把手放到了背后。只帮助他们扛了一点货物，就想取得他们的信任，未免太容易了。和我期待的相反，他们毫无反应，我不禁有点焦躁起来，再卸几次货，船就要离开希奥拉巴鲁克。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必须找到一个允许我能跟他们一起生活的爱斯基摩人。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做起广播体操来。

好了，振作精神，一、二、三、四……

当然，他们不可能听懂日语，可我还一个劲儿地做。爱斯基摩人开始是呆呆地看着我，不久便渐渐地有所表示了。我一边做操，一边斜眼观察，小孩子在背后偷偷地跟我学。不一会儿，他们走到我跟前来，甚至嚷着要我教。于是，我一一给他们纠正手脚的姿势。他们的手虽然满是皱裂，肮脏不堪，但是跟我的手掌接触的一瞬间，我认定，他们准会接受我的。

生肉的考验

大人群里首先向我打招呼的是近邻部落的卡新加。卡新加的父亲和弟兄全住在希奥拉巴鲁克。他说要领我到他哥哥家中去。

我随卡新加来到他哥哥考鲁梯亚格的家，后面跟着一大群当地的爱斯基摩人。我踏上四级高的台阶，进入帐篷内，一瞬间，眼前一片漆黑。因为长时间呆在明亮的户外，

一时还不能适应屋内的黑暗。过了一会儿，当我看清门口附近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时，不禁一怔——原来是一大块满是瘀血的生肉吊在天花板上。一股腥气味直冲我的鼻孔，奇怪的是刚才竟没闻到。不算大的地板房间里，架着一张床，上面铺着一张还睁着眼睛的驯鹿皮。靠着窗口还有一张桌子，上面血迹斑斑，令人毛骨悚然。地板上的铅桶里扔放着鸟的脚爪，白骨累累，尤其显眼。吊在天花板上的肉块不断滴滴着血污。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嗜血成性呢？在我想象中，这些待人和蔼，总是笑眯眯的爱斯基摩人，跟血怎么也联系不起来。

“日本佬！不吃肉吗？”

卡新加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他从口袋里拿出小刀，在磨刀石上磨了几下，然后从吊在天花板上的紫黑肉块上，割下一片来填进了嘴里。爱斯基摩人从大人到小孩，都能熟练灵巧地使用小刀，这种小刀可以说是相当于日本人的筷子。我手拿卡新加递过来的小刀，犹豫不决。一般的生肉还问题不大，顶多闭上眼睛吞下去。但眼前究竟是什么动物的肉呢？这一点总是个疑团，叫人放心不下。到底是海豹肉？还是海象肉呢？不得而知；说不定还是狗肉吧。当我看到这些正滴着血污的肉块，胸口就堵得慌，就是快要饿死了，我想也不愿吃这种带血的生肉。就在我踌躇之际，卡新加一边说“好吃！好吃！”，一边